

古瓷谈荟

On Ancient Chinese Porcelain

李 刚 著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古瓷谈荟

On Ancient Chinese Porcelain

李 刚 著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古瓷谈荟 / 李刚著. — 杭州: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2008.3

ISBN 978-7-5340-2479-5

I. 古… II. 李… III. 古代陶瓷—研究—中国 IV.
K876.3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8) 第035758号

出 品 人: 奚天鹰

责任编辑: 杨海平

装帧设计: 闻 笛

责任印制: 陈柏荣

《古瓷谈荟》

出版发行: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地 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网 址: <http://mss.zjcb.com>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制 版: 杭州三希堂书画研究院

印 刷: 杭州富春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08年3月第1版 · 第1次印刷

开 本: 850mm × 1168mm 1/32

印 张: 9.75

印 数: 0,001—2,300

书 号: ISBN 978-7-5340-2479-5

定 价: 28.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前 言

屈原的《离骚》中有“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之语。这是怀有强烈使命感的志士渴望挽住光阴的深沉呼唤！然而，岁月的流逝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只有在短促的人生中将有有益于人类的创造留在时间的长河里，光阴才能被“挽住”……十年前的仲秋的一个夜晚，我想到了屈原的这句话，不禁沉吟道：“四旬倏忽望崦嵫，荣华漫道总相离。东溟浩淼涛如旧，精卫辛勤志不移。世溷俗薄真情少，心远地偏知音稀。落英坠露朝夕共，五柳宅前正依依。”这在暮色笼罩的西子湖边低回许久后独白的心声，虽不属“慷慨悲歌”，却是“哀兵”的自勉。未几，我以《古瓷发微》、《青瓷风韵》二书向“不惑之年”作了真正的告别。书之墨香尚未散尽，恍惚间跨过了“知天命之年”。何为“天命”？“天命”亦指自然界的必然规律。何为自然界的必然规律？它便是天地间普遍的不可抗拒的新陈代谢。用古人的话来形容，就是“芳林新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波”。对学术研究而言，既是否定之否定，又是自我超越。于是，便有了这本《古瓷谈荟》。

青年时播下的学术种子，经过漫长的岁月，迄今才陆续结出果实，这用“春花秋实”作比喻，是再贴切不过了。当年为寻觅文物古迹，常常日出启程，跋山涉水数十里，日落方归，可谓“劳筋苦骨”；在荒山野岭调查古窑址、发掘古墓葬，往往缺饮断食，仍奋力工作不止，堪称“枵腹从公”；出于提高工作质量、深化学术研究的需要，每每青灯黄卷熬过三更，能比“悬梁刺股”……迈过了这些峥嵘岁月后，才深切体会到文物工作之困厄、学术研究之艰辛。因之，对急功近利者，总是嗤之以鼻；对无故呻吟者，则是付之一笑；对弄虚作假者，必是深恶痛绝。这是由“道”不同所决定的。文物研究是为了证史和补史，不是为了标新立异、炫耀博学或与人争一日之长而“创造历史”。从另一个角度讲，研究文物的终极目的，是揭示其历史、科学、艺术价值，以此丰富世人的精神生活，滋润当今的人类文明。如果将这个终极目的作为试金石，那么，不辨菽麦者和缘木求鱼者之书籍、论文、文章，就显得苍白、猥陋了。正似所谓“草萤有耀终非火，荷露虽团岂是珠”。

自投身于文物事业以来，我对古陶瓷在历史上产生的价值和在现代文明进程中发挥的作用的认识不断加深，这成了工作之余矢志不渝地研究它的内在动力。当然，在学术的陡峭山路上攀登，不仅要经得起艰难、困顿、寂寞、挫折的考验，而且要具备敢于在理论上“破”和“立”的勇气，而这种勇气又必须以锲而不舍的专业积累和实事求是的理性思维作支撑，否则，是永远也没有希望拨开迷雾去领略无限风光的。不过，寻求古陶瓷研究中长期悬而未决的疑难问题的答案，绝不可能一蹴而就，除了要对古窑址、器物、标本作反复仔细的考察外，还得对浩如烟海的古籍进行精读、梳理、辨析，同时，从实践上

升到认识,再由认识检验实践,需有一个较长的过程,所以,得出一个重要结论,通常是“十年磨一剑”。“秘色瓷”、龙泉窑、官窑问题是这样,内窑、哥窑、“官”款瓷器、龙窑结构等问题更是如此。欲使学术研究的航船避开暗礁险滩,并能及时修正航向,就不得不依靠正确的方法论,这正是我一直苦心探索的法宝。每当我将视线伸向问题的深处或把视阈扩展到整体上时,总会清晰地认识到借助于科学技术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或许等古陶瓷微量元素数据库和古窑址标本热释光编年体系建立起来后,人们才会发现今天在古陶瓷研究方面所取得的许多成果,都只是古陶瓷研究新纪元来临前的序曲而已。对此,无需感到惆怅,而应觉得欣慰——学术生涯的短暂,已在时间的长河里凝固成历史的永恒!

李 刚

2007年12月于西子湖畔

目 录

前 言	1
古瓷三笔	1
余姚官窑	1
关于哥哥洞窑的几点思考	6
几件出土瓷器的启示	11
余 论	15
古瓷“官”款论	20
“官”款瓷器的出土概况	20
与“官”款瓷器相关的窑址遗物	24
“官”款瓷器的存在问题	26
“官”款瓷器刍议	31
龙泉窑纵笔	41
重读古籍	41
龙泉窑探源	44
黑胎瓷与所谓“哥窑”	49
宋六陵出土的龙泉窑青瓷	55
粉青、梅子青	59

龙泉窑摭遗·····	64
制瓷工艺偶记 ·····	73
泥土里的学问·····	73
釉的起源及嬗变·····	78
窑具的若干问题·····	85
审视火中变易·····	93
古代龙窑研究 ·····	102
“火膛移位”溯源·····	102
空间利用问题的探讨·····	106
窑炉结构小议·····	112
“秘色瓷”之秘再探 ·····	125
古代“秘色”之争始末·····	125
文献与实物的互证·····	129
几种观点之商榷·····	134
“秘色”的本义及引申义·····	140
宋代官窑续论 ·····	147
北宋官窑·····	148
南宋官窑·····	153
相关问题的讨论·····	161
内窑、续窑和哥哥洞窑索隐 ·····	170
内窑与续窑辨析·····	170
哥哥洞窑的兴衰·····	175
绝处逢生的哥窑·····	179
内窑等问题的补述·····	185

中国古代外销青瓷管窥 ·····	194
异样的越窑制品·····	195
多姿的龙泉窑青瓷·····	199
绚丽的长沙窑瓷器及其他·····	204
几个问题述略·····	207
识瓷五笺 ·····	215
窑与窑系·····	215
官窑诠释·····	221
纹饰、器名杂识·····	226
残瓷琐语·····	234
科技之光照耀下的古瓷·····	238
附 录	
中国古代名窑简介·····	251
古陶瓷工艺学名词浅释·····	274

On Ancient Chinese Porcelain

Li Gang

Table of Contents

Preface	1
Three Notes on Ancient Porcelain	1
Yuyao Govement Kiln and related issues.....	1
Some thoughts on the Gegedong Kiln.....	6
Implications of some excavated porcelain.....	11
Afterthoughts.....	15
"Guan" Marked Porcelain	20
An overview of excavated "guan" marked porcelain.....	20
Relics from kiln sites related to "guan" marked porcelain.....	24
Problems in the study of "guan" marked porcelain.....	26
Exploration in "guan" marked porcelain.....	31
Longquan Wares	41
Rereading ancient texts.....	41
The origin of Longquan ware.....	44
Dark-bodied ware and the so-called Ge ware.....	49
Implications of Longquan wares from the six imperial tombs of Southern Song Dynasty.....	55
Pale green, "plum green, "and others.....	59
On Longquan ware.....	64

The Craft of Porcelain Making	73
The porcelain clay.....	73
The glaze: its origin and other issues.....	78
The kiln furniture.....	85
The firing.....	93
Research into Dragon Kilns	102
Tracing the phenomenon of "shifts of combustion chamber"	102
The use of firing space.....	106
The kiln structure.....	112
"Bise" Ware: Another Look	125
The history of the debates on the meaning of "Bise".....	125
Corroborating textual and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129
Weighing different arguments.....	134
The basic and extended usages of the term "Bise".....	140
Imperial Kilns of the Song Dynasty	147
Imperial kilns of Northern Song.....	148
Imperial kilns of Southern Song.....	153
Some related issues.....	161
Nei Kiln, Xu Kiln and Gegedong Kiln	170
Distinguishing Nei Kiln from Xu Kiln.....	170
The rise and fall of Gegedong Kiln.....	175
The rise of Ge Kiln.....	179
Additional thoughts on Nei Kiln.....	185

Ancient Chinese Export Celadon	194
The exquisite Yue ware.....	195
The multi-faceted Longquan ware.....	199
The splendid Changsha ware and others.....	204
Afterthoughts.....	207
Five Notes on Chinese Porcelain	215
Kilns and kiln systems.....	215
What is "Guanyao"?.....	221
Miscellaneous thoughts on ornaments and vessel nomenclature.....	226
Porcelain shards.....	234
New understanding of porcelain in the light of technology.....	238
Appendix	
Celebrated ceramic kilns in ancient China.....	251
Glossary of technical terms of ancient Chinese ceramics.....	27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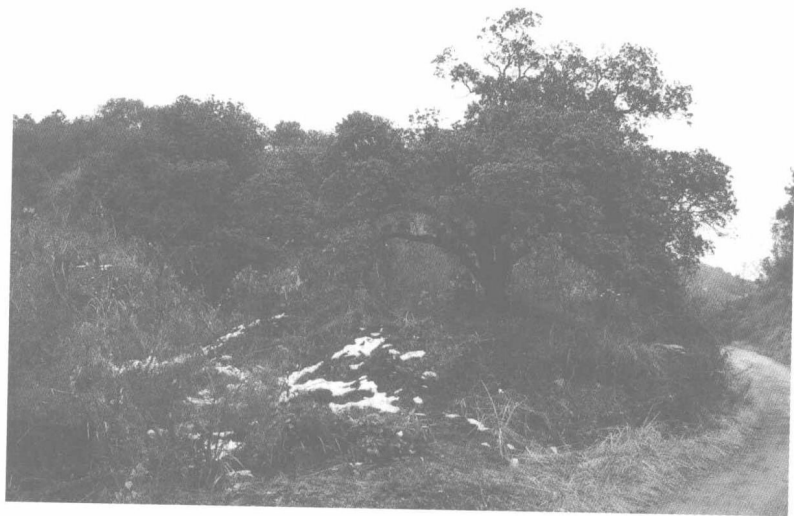
古瓷三笔

带着迷惘、携着惆怅、怀着热望跨过了21世纪的门槛。因跨世纪的体验仅此一次，故百感曾随着新世纪的钟声萦回，憧憬曾强烈地抑斥着往日的遗憾……然而，世纪更替毕竟只是人们头脑中的概念而已，世上万物依然如故地按固有的速率运动着。崭新的科学方法论的光芒普照古陶瓷研究领域，恐怕还是比较遥远的未来。不过，既然古陶瓷作为人类历史上的特殊的文明产物，与人们的生产、生活、政治、经济、宗教、民俗、艺术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那么，它的文化内涵必定具备多样性、延展性和复杂性。这就是说，古陶瓷可以观察的层面和侧面相当丰富，即使在古陶瓷微量元素数据库和古窑址标本热释光编年体系尚未建立的情况下，它仍具有广阔的可供研究的空间。

余姚官窑

1998年暮秋一个晴朗的日子，也就是在杭州举行的“龙泉窑青瓷国际学术研讨会”闭幕的翌日，我偕同来自东瀛的三位古陶瓷专家前往慈溪考察古窑址。在参观了上林湖越窑遗址后，我们又去低岭头和寺龙口参观南宋窑业遗存。低岭头窑址与不

远处的开刀山窑址，皆为20世纪80年代初就已发现的南宋烧制乳浊釉青瓷的窑址，我认为它们属于州府一级的烧制宫廷用瓷的窑场^①，因这一带宋时为余姚所辖，故称之为“余姚官窑”^②。而寺龙口窑址则是余姚官窑的另一处窑址，那时正在发掘，当我们摩挲、观赏刚出土的瓷片时，其中一位先生指着一块青绿色瓷片对我说：“很像高丽青瓷。”我先是一愣，随即感到无比欣慰——这是站在庐山外看庐山、深谙古瓷而又不带偏见的学者的直观感受，是对我提出的余姚官窑不属于越窑范畴的观点的无意识却十分有力的支持^③。



余姚官窑窑址（慈溪低岭头）

所谓“高丽青瓷”，是对朝鲜半岛14世纪以前烧制的各类青瓷的统称。朝鲜半岛的制瓷业，是受越窑的直接影响而发展起来的，然而，在12世纪初高丽青瓷的繁盛期到来时，越窑已经衰落，此时，高丽青瓷在烧制技术上更多地汲取了汝窑的工艺，并形成了自己的类汝非汝的外观特征。尽管汝窑最早也是因越窑制瓷技术向北辐射而发育成熟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汝窑不仅在透明釉青瓷上发生了偏离越窑的种种变易，而且还烧制出灰胎乳浊釉青瓷，从而确定了整个宋代官窑青瓷的基调。北宋灭亡后，汝窑的制瓷技术由于宋朝廷的南迁而传播到江南。《中兴礼书》的记载表明，余姚官窑从绍兴元年（1131）便开始为朝廷烧制陶瓷器，它是南宋州府一级官窑中最早继承北宋官窑——汝窑制瓷工艺的窑口。低岭头、寺龙口、开刀山南宋窑址出土的灰胎乳浊釉青瓷，与汝窑同类产品十分相似，釉色以粉青为主，也有一些为淡绿、半乳浊的“艾色”，此外，同时出土的透明釉青瓷，有的为具有耀州窑系产品风格的饰刻划花的品种，有的是划纤细花纹的品种，有的则光素无纹。因为窑址的南宋堆积层不厚，并叠压于北宋堆积层之上，加之山坡上古窑址废品堆积的非水平分布性，故透明釉青瓷中的划花等品种的年代，是否都与乳浊釉青瓷相同，尚需借助于热释光等断代技术来加以精确判定。无可否定的是，余姚官窑的上等产品是与北宋官窑一脉相承的灰胎乳浊釉青瓷，这类青瓷的主要使用对象是南宋朝廷，而与这类产品同窑合烧的透明釉青瓷，或具有耀州窑系产品风格，或“很像高丽青瓷”，由此可见，余姚官窑在总体上与已衰落的越窑没有必然的、直接的联系，它只是随北宋灭亡而倒闭的北宋官窑在江南的复兴而已。

诚然，朝代的更迭，环境的改变，制瓷原料、燃料和窑

炉的差异，审美情趣的转移等，自然会导致南渡官窑工匠所烧瓷器的风貌发生有序的变易，但其核心产品的外观特征，绝不会出现跳跃式的偏离和突变，余姚官窑遗址出土的乳浊釉青瓷便是明证。之所以有人会将余姚官窑与越窑联系起来，是因为余姚官窑位于曾名噪一时的越窑的产区，并且窑炉结构和匣钵类窑具与五代北宋的越窑基本相同。然而，“制瓷技术在具有坚实窑业基础的地区间传播时，最活跃的因素是与胎釉、装饰和造型直接关联的技术，窑炉和窑具通常是无足轻重的”^④，譬如：耀州窑青瓷是采用越窑的制作技术而生产的，外观上与越窑青瓷有颇多相似之处，因此被称为“越器”^⑤，但它不是以越窑使用的龙窑烧制，却是在北方固有的馒头窑中焙烧而成，这充分说明，越窑制瓷技术传入耀州时，在窑炉等方面是“入乡随俗”的。那么，汝窑制瓷技术扎根于具有古老制瓷传统的越地时，在窑炉、窑具方面因地制宜，则更不足为怪了。值得注意的是，南宋人对当时余姚烧造乳浊釉青瓷的窑场的称谓是十分谨慎的。《云麓漫钞》在谈及青瓷时说：“今处之龙溪出者色粉青，越乃艾色……近临安亦自烧之，殊胜二处。”^⑥“龙溪”是自然地理名；“越”系越州的简称；“临安”为南宋都城，指代朝廷。从考古资料看，三者分别为龙泉官窑、余姚官窑和郊坛下官窑，它们生产的灰胎、黑胎乳浊釉青瓷都是供朝廷使用的，但《云麓漫钞》的记载却只字不提窑名。《负暄杂录》将“余姚窑”与官窑相提并论，同时又说“旧越窑，不复见矣”^⑦。其实，越窑早在北宋中期以后就日趋衰落，《垣斋笔衡》在谈到北宋政和年间朝廷设立官窑之前说：“江南则处州龙泉县窑，质颇粗厚。”这表明，龙泉窑在北宋晚期已取代越窑而成为江南的名窑，只是“质颇粗厚”罢了。很显然，在余姚官窑烧瓷的时期，越窑已经消

失，余姚官窑的工匠从何而至，技术由谁携来，产品去往何处，这在当时人的心目中是相当清楚的，正因为如此，南宋人才将“余姚窑”严格地置于越窑的概念之外。如今，余姚官窑的产品面貌基本被认清，又有《中兴礼书》、《云麓漫钞》、《负暄杂录》等文献的佐证，所以，余姚官窑属于宋代官窑的范畴已是无可争辩的事实。

南宋以后明确记载余姚官窑的，目前仅见于明人李日华的《六研斋二笔》。该书云：“南宋时，余姚有秘色磁，粗朴而耐久，今人率以官窑目之，不能别白也。”^⑧“秘色瓷”，最初是指越窑青瓷精品，越窑衰落后，“秘色瓷”成为各窑青瓷精品的泛称^⑨。汝窑青瓷也曾被称作“秘色瓷”^⑩。低岭头、寺龙口、开刀山等地南宋窑址出土的乳浊釉青瓷精品，釉色、质量可与汝窑的同类产品比肩，堪称“秘色瓷”。由于南宋余姚的这些窑场出产的精品与宋代朝廷所设窑场烧制的乳浊釉青瓷难分轩轻、不易区别，所以明代的人才将它视为“官窑”。不过，《六研斋二笔》的这条记载存在明显的脱误，即在“粗朴而耐久”前漏一“或”字，此句原意应为：“有些瓷器粗朴而耐久”，也就是说，“以官窑目之”的是“秘色磁”，而不是“粗朴而耐久”的粗瓷，否则，不仅从逻辑上讲不通，而且也与窑址遗存的客观情况相左。

余姚官窑烧制的乳浊釉青瓷，有三个方面值得重视：（1）大部分类似汝瓷的乳浊釉青瓷，施釉不厚，釉面滋润而不开片。后来，为了使瓷釉更像碧玉，便用重复施釉的方法加厚釉层，因胎釉膨胀率很难取得一致，故釉面开片成了普遍现象。余姚官窑如此，其他州府一级的官窑和朝廷掌烧的郊坛下官窑亦如此，然这类厚釉开片瓷的片纹均不人为着色，可见，釉面开片不是宋代官窑追求的审美效果。（2）与釉层由薄变厚相关联的